

培養有「國際視野 愛國情懷」的新一代



張仁良 慶祝回歸25周年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回顧過去四分之世紀，得見各界不斷克服挑戰，砥礪前行。在中央政府支持下，港人團結一致協力開創「東方之珠」更璀璨的未來。

回歸以來，香港經濟蓬勃，成績斐然，多年屢獲「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稱號。其中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憑着驕人的專業指數及人才競爭力穩居世界前列，於國家、於世界都是連通區域不可或缺的橋樑和樞紐。

筆者成長於上世紀60、70年代，親歷香港經濟騰飛、社會變遷等方面面，見證了1997年重回祖國懷抱的歷史一刻，也目睹了國家在短短數十年間不斷改革，社會經濟發展飛速，繁榮興旺。回想起上世紀80年代初，筆者第一次回內地，還是以「背包客」的身份到桂林旅遊。那時沒有直通兩地的高速鐵路，想遊覽祖國的大好河山要由香港乘坐火車出發，花上一整天，中途還要在廣州轉車，並在火車上過一晚。後來，隨着改革開放步伐加快，有便捷的

交通網絡貫通更多城市，處處可見高樓大廈拔地而起，映入眼簾的不再只有山水風光，還有車水馬龍。猶記得初訪上海，坐落外灘河畔的還都是小鐵皮房子，如今上海已成為世界聞名的國際大都會。祖國取得的經濟成就舉世矚目，身為中國人與有榮焉。

探索亞洲教育樞紐角色

香港回歸25年以來，高等教育界取得了長足發展。筆者於2013年獲委任為當時香港教育學院校長，任內見證學院致力以教育為本，提升教研實力，推動教育創新，2016年學院正名為「香港教育大學」（教大）；高等教育界的整體國際化程度逐年攀升，積極探索亞洲教育樞紐的角色，當中不少深刻體會。

高等學府的核心使命是為社會培訓人才及創造知識，並以教研成果回饋社會。香港八間政府資助大學各有歷史和定位，教大作為以師範教育為本的大學，專注培育教育人才及相關學科的多元發展，在高等學府的核心使命是為社會培訓人才及創造知識，並以教研成果回饋社會。香港八間政府資助大學各有歷史和定位，教大作為以師範教育為本的大學，專注培育教育人才及相關學科的多元發展，在高等學府的核心使命是為社會培訓人才及創造知識，並以教研成果回饋社會。

育的前線教師、校長以至學校領導層比例佔大，已成學界中流砥柱，為教育界貢獻良多。

「知識轉移」是本港高等學府肩負的一項重要使命，也是長久以來高教界面臨的嚴峻挑戰。

筆者上任校長初期，教大在有關方面經驗尚淺，但有賴教研團隊過去多年共同努力、不斷求進。時至今日，教大的研究成果不但在學校應用，還走進市場，邁向國際。自2016年成立知識轉移辦公室起，教大的知識轉移成果主要涵蓋學前教育研究的商品化及應用，例如評估患有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學童執行能力的手機應用程式、以幼稚園及初小學生為對象的英文學習遊戲套裝，以及透過繪本教學提升幼兒品格等。自2018年起，在資深教授和新晉學者的帶領下，教大推出多類研究項目，前後在多個科研領域與國際發明及創新展中獲得殊榮，至今奪得超過70個獎項。

「國際化」向來是香港高等教育界的優勢所在。回歸以來，無論以國際排名、學術研究或是教師聲譽作指標，本地大學都交出了優異的答卷。在QS 2022年世界大學學科排名中，本港大學共計七門學科

躋身全球前10名，而教大在教育領域亦連續八年名列亞洲三甲、全球前20名。去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公布「2020年研究評審工作」結果，高校研究項目當中有七成獲國際專家評為「國際卓越」水平或以上，印證本港科研水平與成果產出皆備受肯定。

展望未來，強化高校的傳統優勢固然重要，但面對國家發展的迅猛步伐和國際形勢的日趨緊張，在筆者看來，也許亦是本港高教界加以思考並調整發展方向的時機。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重大國家戰略，香港在其中也將扮演重要樞紐和「引擎」。高等教育作為社會上人才培养及輸送的主要基地，必須為本港新時代人才應具備的特質掌舵。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筆者以為，符合本地及國家所需的下一代年輕人，除了要具備相關專業與技能，還要兼具國際視野及愛國情懷。以往本地推動愛國教育方面有所不足，故而未見顯著成效，不少年輕人也因缺乏對國家的了解和發展動向的掌握，遺憾錯失機遇。近年，得益於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本地大學先後進駐大灣區設立分校或合作辦學，

可積極承擔起「媒介」角色，促進人才多向，幫助本地年輕人加強對祖國的正確認識，找尋新的發展路徑。

在過去25年「一國兩制」的實踐中，香港展現了其獨特的價值和不可取代的功能和地位。其間雖也歷經危機風波，但有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以及內地同胞伸出援手，香港還是頂住了考驗，渡過難關。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即堅定維護了國家安全，也保障了「愛國者治港」原則。完善特區選舉制度下產生的新一屆立法會和第六屆管治班子，為香港未來奠定穩定的政治基礎。在此之上，筆者相信香港多年累積的社會民生深層次矛盾能逐一被有效破解，也冀望新一屆特區政府能帶領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發掘更多機遇，拓闊年輕人向上流動的空間，讓他們也可積極參與區域建設，從發展成果中受惠。

（原題為：同行廿五載 香港高等教育發展回顧與前瞻）

香港教育大學校長

加強創科投入 促進金融創新



議事 周文港

香港即將迎來回歸祖國25周年的重要日子。回顧過去25年，香港走過一條不平凡的發展之路，其間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沙士疫情、全球金融海嘯、修例風波及新冠疫情等挑戰，但在國家的強大支持下，以及本港社會各界團結努力之下，香港迄今依然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也保持着國際金融中心、高貿中心、航運和物流樞紐的優勢地位，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當中，香港扮演着不可替代的特殊角色。

回顧過去五年，雖然遭遇前所未有的內外挑戰，但香港在推動經濟方面仍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首先，從資金、人才、基建等領域大力推動創科發展，令目前本地的創科生態圈明顯改善。例如，政府在過去四年多的時間在創科領域投資逾1300億港元，對帶頭刺激本港的研發活動起到關鍵性的作用。雖然與周邊創科領先的城市相比，香港仍有相當大的一段差距，但起碼特區政府展現出「追趕後」的有為態度，研發開支佔GDP的比重，從2017年的0.80%逐步提高至2020年的0.99%，升幅顯著。

其次，繼續發揮香港金融業的優勢，為國家金融改革肩負起「試驗區」和「防火牆」的功能，同時在各項互聯互通政策推動之下，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及提升。本屆政府致力推動擴闊香港與內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的涵蓋範圍，2021年9月正式啟動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和債券通「南向通」；2022年5月獲中央宣布原則上同意將符合條件的交易買賣基金（ETF），納入互聯互通的範疇，這是兩地資本市場的進一步互聯互通和繼續融合的又一個里程碑，將進一步加強香港連接國內外金融市場的橋樑角色。眾所周知，香港經濟的獨特地位與

「一國兩制」下享有的雙重身份是分不開的，香港既是國家內部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又是內地境外的國際城市、單獨關稅區。香港回歸以來，與內地的經濟融合越趨緊密。2003年，內地與香港首次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通過制度化方式加強兩地經貿往來和融合發展。兩地於2018年底在CEPA的框架下簽署新的「貨物貿易協議」，2020年中簽訂新的「服務貿易協定」，為本港重要的服務領域、例如電影、法律、金融等行業增添新的開放措施，以及幫助專業人士更易取得內地執業資格，提供優質服務予內地市場，增加了專業人士的機遇。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的提出，主動對接「前海方案」及深圳的經濟發展，突破過往的思維束縛，跨越香港及深圳的行政界線進行發展規劃，具有遠見。

制定完善產出衡量指標

再過幾天，第六任特首李家超將率領新一屆領導班子履新，為香港「一國兩制」事業開啓新的征程。展望未來，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全球經濟正處於不斷轉型的關鍵時期，香港亦需通過不斷提升競爭力、找準發展定位，方能繼續發揮香港的重要優勢和功能。

以筆者看來，隨着特區完善選舉制度和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後，管治重回正軌，未來政府施政將更有實效，政策實施亦將更加具有延續性。新一屆政府在處理長期積聚的深層次問題和提升長遠競爭力方面，應不畏挑戰，以結果為目標，做出實實在在的成績，以不負期望。筆者建議，新一屆政府應優先處理以下三方面的政策領域：

首先，在國家的科技創新大潮中，香港迎來了科創產業飛躍發展的歷史性機遇；國家「十四五」規劃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本港要通過創科發展帶動經濟結構轉型、產業多元化發

展，令不同階層的市民都能夠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要做到這一點，創科發展不僅看投入，更要注重結果（產出），這與做好科研成果商品化、產業化是一脈相承的。新一屆政府除要檢視本港對研究開發（R&D）的投入水準，考慮釐定更進取的投入目標之外，還應參考借鑒深圳、新加坡等其他創科領先地區的經驗，為創科發展制定一套完善的產出量度指標，更全面、客觀地量度和檢視本港在創科發展的實際成效。

金融業發展要「居安思危」

金融業發展更要「居安思危」，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仍須不斷提升，尤其是從拓展深度和廣度來不斷增強競爭力。一方面，因應海外中資概念股來香港作第二上市或整體上市的風潮，特區政府應適時全面檢討現行的金融監管制度，因應經濟社會發展所需作出必要調整，在維護金融系統穩定與增加市場靈活性之間取得更好平衡。另一方面，要開拓更多元化的業務範疇，例如科技金融、財富金融、綠色金融等的新興領域，從而有助於香港更好發揮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潛力。

更需着眼的是，在融入國家發展、對接深港合作方面，新一屆政府應以新界北區為腹地，發揮好河套地區港深科技園的地理優勢，相關的工作應全力提速開展。筆者建議，在開發模式上港深兩地可聯合爭取，在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涵蓋一區兩園）引入類似橫琴的開發及管理模式，讓園內可自由匯聚兩地的要素資源投入，例如兩地的創科人才、研發及先進製造設備、資金等均可自由進出，最大限度地發揮港深在創科發展的比較優勢，真正做到共同開發、共享利益，並將之打造成「一國兩制」事業的成功範例和「樣板工程」。有了深圳以至大灣區內地城市的龐大助力，香港經濟尤其創科發展將更具活力。

立法會議員、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三張「全家福」照片 展現新班子團結向上狀態



議論 洪錦鉉

中央人民政府日前依法任命香港特區第六屆政府26名主要官員，標誌着第六屆特區政府管治團隊正式組成。與此同時，三張李家超與候任主要官員的合照公布，但與過往不同的是，新班子在合照中沒有如傳統般採用「排排企」的形式，而是像家庭成員一樣圍繞着沙發椅拍照，突出一股「全家福」般的親切感。三張相關照片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筆者收到不同的朋友傳來。那麼，為什麼香港市民會這麼主動廣傳呢？

中華民族一向講究家國觀念，所謂「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家庭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全家福」具有凝聚全家人的作用。把「全家福」放在房子最醒目的地方，可以散發出家庭溫馨和諧的氣氛，甚至可以化解家人間的矛盾。家和萬事興，一家人和睦相處、齊心圖強就有福。新一屆政府主要官員的合照是香港一家人的體現，象徵着凝聚力和歸屬感。「全家福」傳遞新班子的家的理念，市民主動廣傳是因為心有所期。

這種「家」的理念不光針對管治團隊，同時也是對全香港社會的號召。新一屆政府班子，本身就象香港社會的縮影，既有留任的第五屆特區政府官員，也有新加入的政團社會代表性人物；既有從基層打拚上來的人士，也有社會各界專業人士；既有來自政務職系的公務員，也有來自專業職系的公務員；既有土生土長的「老港人」，也有來香港追夢、扎根香港、以香港為家的「新港人」，等等。這就如同香港社會一樣組成多元、海納百川，也象徵了新管治團隊代表了香港社會方方面面的整體利益，體現了社會各界的大團結大聯合。

李家超在競選時就以「同為香港開新篇」、「我和我們 同開新篇」作為口號，在政綱中，他也把「團結一致為民解困」放在四大政策綱要之首，可見「團結」二字，正是新一屆特區管治團隊的核心。

三張「全家福」在細緻之處正可見「我和我們」的寓意。

第一張是第六任行政長官李家超與新一屆政府六位正副司長和特首辦主任的合照。李家超坐中間沙發椅，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坐靠背椅在兩旁，律政司司長坐在高椅上在特首的左後方，其他的副司長在各司長的後面或旁邊，辦公室主任靠在特首椅背上。整個場景顯出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團隊精神，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是左右手，律政司司長則彰顯法治的重要性，特首辦主任則是特首的助力。

第二張全家福是李家超與新一屆政務司司長並排坐在同款的沙發椅上，特首在右，司長在左，政務司司長領導的主要官員或坐或排在兩旁和背後。第三張「全家福」的場景與第二張相似，換成新一屆政府財政司司長及其領導下各政策局的主要官員。三張照片予人以非常鮮明的印象，體現了新一屆政府的團結向上的精神狀態。

國務院港澳辦日前發表題為《新團隊 新氣象 新篇章》的文章，指出「站在「愛國者治港」新的歷史起點上，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有偉大祖國作堅強後盾，相信堅定的愛國者一定會把香港建設好、發展好、治理好；相信第六屆特區政府必將團結帶領750萬香港市民同心同德、攜手並進，共創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共譜「一國兩制」實踐的嶄新篇。」

值得留意的是，需要團結的對象不光是特區政府，還有750萬香港市民，這才是共譜新篇章的關鍵所在。

筆者在社區服務時，經常會舉辦「和諧家庭在社區」的活動，其中有一個深受街坊歡迎的項目，是為每一個參與的家庭拍一張全家福，再把沖曬出來的相片裱在一個漂亮的大相框中，並提醒他們把全家福放在全家人顯見的位置。新班子的合照正是「香港一家人」的體現，象徵着凝聚力和歸屬感，傳遞新班子的家的理念，希望廣大市民除了對新一屆政府心有所期，也能以行動響應；而新班子也要時時秉承「全家福」的精神，勿忘初心，牢记使命。

城市智庫召集人

美國分裂世界破壞經濟全球化



知微 周八駿

從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到拜登拒絕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而提出「印太經濟框架」（IPEF）和「美洲經濟繁榮夥伴關係」（APEP），美國一步步施行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破壞經濟全球化，分裂世界。

TPP和CPTPP，均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定，儘管一體化程度不能望歐盟之項背，但是，都具備「普遍性」特徵。亦即是說，無論是減免以至最終取消關稅，還是市場准入和負面清單，都從局部開始，趨向全面或整體。

美妄圖藉聯盟以維持霸權

但是，美國倡導的IPEF和APEP，不僅

避開傳統區域經濟一體化起點的關稅和進出口配額等內容，而且，貫徹「單一性」原則。IPEF包括四方面——（1）公平貿易，（2）供應鏈安全，（3）清潔能源、減碳和基礎設施建設，（4）稅收和反腐。APEP重點放在三方面——氣候變化、工人權益和供應鏈。而且，不要求參與國在所有方面都參與，而是允許選擇自己想要加入的部分與美國談判、簽訂協議。

IPEF和APEP如此設計，動機和目的有二，其一，美國主導國際經濟規則制訂以維持美國霸權；其二，排斥中國以構築所謂以共同民主價值觀為基礎的產業鏈、供應鏈。

世界如果聽任美國擺布，那麼，經濟全球化勢必被逆轉，全球經濟將隨意識形態對立而被分裂成兩半。

美國的圖謀受不少國家包括西方若干國家抵制。例如，新加坡參與IPEF，但一再強調，新加坡和東盟不會在美之間

選邊站。在不久前舉行的第十九屆香格里拉對話會上，有嘉賓就明確表示，對亞洲而言，核心課題不是「專制國家與民主國家之間的意識形態鬥爭」，區域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比俄羅斯和歐洲更密切、更有效和更互惠互利。

6月11日下午，在對話會上，中國前駐美大使崔天凱問法國新任國防部長塞巴斯蒂安·勒科爾努（Sébastien Lecornu）——「法國是否準備將北約和歐盟的方式強加給亞洲？」

勒科爾努回答稱，法國在太平洋地區有多個屬地，例如波利尼西亞，「我們在這裏的法國人捍衛「地區方式」。勒科爾努在對話會上提出來一個觀點——無論對法國的夥伴還是競爭對手，法國都不會只是提出二元選項；法國的策略是「基於主題」，即：把環境、漁權、基建、新冠等等議題都擺在枱面上，跳出二元框架，不在主權問題或是被曲解的主權問題上糾

結。勒科爾努稱，法國宣導多邊主義，傾聽地區內所有國家包括最小國家的聲音。

中國致力推動經濟全球化

法國防長作為馬克龍政府成員，在對話會上發表的是馬克龍政府的觀點。對比IPEF和APEP，不難看出，法國與美國在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上，是同中有異。

所謂「同」，一是美法擁有共同意識形態，二是美法在若干地緣政治經濟問題上有共同利害關係，三是拜登和馬克龍都「基於主題」。但是，美法有重要差異——兩國不是在所有地緣政治經濟問題上利益一致；拜登是以主題來打造美國主導的國際聯盟，把世界分裂成兩半，馬克龍則是以基於主題謀求國際合作來弱化二元分裂。

現在的問題是，美國一意孤行，不撞南牆不會回頭，但是新加坡、法國等對美國一意孤行有所抵制的國家，國力總和不

足以抵制美國一意孤行，違論阻止美國逆經濟全球化和分裂世界。

就中國而言，一方面堅信美國的圖謀不可能得逞，勇於和善於跟美國較量。中國是一百二十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是全球最大商品貿易國和第二大服務貿易國，豈是只擁有七十多個最大貿易夥伴的美國所能排斥。

另一方面，我們加強與友好國家合作，支撐經濟全球化。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強調中方願同俄方推動雙邊務實合作行穩致遠。中方願同俄方繼續在涉及主權、安全等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相互支持，密切兩國戰略協作，加強在聯合國、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等重要國際和地區組織的溝通協調，促進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推動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資深評論員、博士